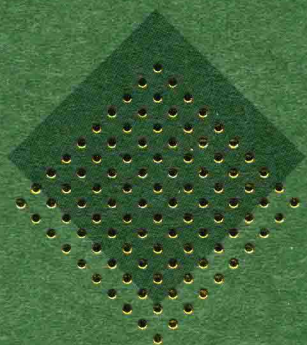


韩少功
作品



态度



四川人民出版社

韩少功

| 作品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态度/韩少功著. 一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7

ISBN 978 - 7 - 220 - 10800 - 6

I. ①态… II. ①韩… III. ①杂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218 号

TAIDU

态度

韩少功 著

策 划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唐 婧
张 妮
韩 华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照 排
印 刷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印 张

143mm × 210mm
11.5

字 数
版 次

230 千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书 号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20 - 10800 - 6

定 价

56.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著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革命后记》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等，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海中篇小说大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美国第二届纽曼华文文学大奖。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

序

韩少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青”“文科生”“中文系的”等都几成网上负面词语，在公众那里差不多是“弱智”的代名词。这事其实挺严重的。有意思的是，很多文人似乎却甘于这种“弱智”，尽管他们常在微信、微博等公共平台臧否万物指点天下，对任何公共事务都敢于插嘴甚至叫板，却总是摆出疑理性、拒理性、厌恶理性的一贯姿态，自居为风花雪月专业户，以不读书为荣，以大关怀为耻，动不动就祭出“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类格言，作为自己反智免责的文人特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岂不奇怪？

其实，把理性与感性截然两分，是三十多年来一个流行的神话。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某人有莫名的好感或恶感，就是所谓感性；把这种“莫名”变成“可名”，变成可言说和可辨析，变成一、二、三或甲、乙、丙的清晰理由，就是所谓理性。在这一过

程中，感性不过是说不清的理性，理性不过是可说清的感性——二者其实是一个东西，一个清晰度略有差异的两位一体，如此而已。往通俗里说，这好比鸡与蛋相生相成，而任何仇视理性的文人，任何轻蔑感性的学究，都是知其表不知其里，都是自创其根，自断其源，自毁其基，砸自己的饭碗，做一些好鸡而灭其蛋或好蛋而绝其鸡的蠢事。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字，是笔者近年来一些文章和言论，以展示一个老“文青”可能的思想突围。也许不难看出，笔者在这里卑之无甚高论，多是因事立言，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找道理，既反对某种“文艺范”，力图强化知识和学理的检验，尽可能滤除文人式的情怀口水和道德神油；也拒绝某种“学究范”，力图把更多的语境、实例、细节、形象带入思考，还学问更多的现场感和针对性，尽可能远离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派概念空转。换句话说，前者意在以理性澄清感性，后者意在以感性激活理性；前者与很多文人习气过不去，后者与很多学者成规过不去。一篇篇下来，无非是在感性和理性的两面之间来回穿插，打一场新时代的思想游击战。

如果这些言说让文坛与学界双方很多人都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不高兴，于笔者而言，则至少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至于所得所失，请读者诸位批评。

2018年3月

目录

序 001

第一辑 理趣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003

守住秘密的舞蹈 019

第二辑 智识

“阶级”长成了啥模样 051

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076

重说道德 094

民主：抒情诗与施工图 117

人情超级大国 131

熟悉的陌生人 148

遥远的自然 169

佛魔一念间 177

性而上的迷失 193

第三辑 重述

观察中国乡村的两个坐标 213

文学经典的形成与阅读 224

文理互盲，还是文理互补 237

文学与记忆 249

附录

落花时节读旧笺 267

隔壁村的韩少功 301

直面人类精神的难题 310

第一輯
／ 理趣 ／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

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他、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大致重合当今捷克的地块。其实，最早的吉卜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 W 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最高的罗姆

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最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铄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 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他、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最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

的最佳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最大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 BOBO 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革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二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

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类群体：“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最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

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致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1914年8月2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最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最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故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

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犹太人正在以“贪婪”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最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 20 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

三

个人主义美学的故乡，承受了 20 世纪太多的灾难，上演了一

出现现代史上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戏。

1938年10月5日，阿道夫·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军队战车隆隆，尘土蔽天，闪电式地成扇形突破边境线，一举占领苏台德地区，踹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德国人来了！德国人来了！……人们望风而逃。可为什么是德国？德国不正是中欧居民多年来一直向往的福地吗？不正是新教活跃的解放区，而且是本地同道们惨遭天主教镇压之后的投奔之地吗？不正是现代大牌科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们扎堆式井喷，而且是中欧少年争相前往求学的希望之地吗？不正是新式工业产品层出不穷绚丽夺目、商人、技工、企业家们津津乐道的模范之地吗？……连卡夫卡也在学习德语，准备前往德国深造或就业。没料到经济危机一来，“老师”便幡然变脸。自1937年德、意、日三国最终结成法西斯同盟，走完《反共产国际协定》签署的最后一步，同盟最优先做的事，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上逼英、法两国妥协，切下苏台德这一块肥肉。

这一地区有大量德语人口，小说家赫拉巴尔的《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也描述过德裔孩子如何被其他族裔孩子欺凌的故事。历史总是复杂的。英、法等听任这一变局发生，听任波希米亚流血和呻吟，也不一定没有他们的难处。但强权的逻辑一旦确立，战争机器一旦咆哮，任何形态的文明社会也不会比原始部落更少一些残忍。受害的首先是弱势一方。德军即便把这里当作满洲国式的“被保护国”，也开始把大批犹太人、反抗嫌疑者投入集